

往事如昨

犹悔年少 误读书

衣延平

小时候，对课本里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”的说法总带着几分不屑，觉得时间像村头老槐树上的藤蔓，慢悠悠地爬，哪有什么“箭”的凌厉、“梭”的匆忙。可当镜子照见鬓角的白发、眼角的细纹，才发觉时间不等人去醒悟，鲜活的青春已远去。

年岁渐长，常忆及少女时的雀跃、成年后的酸涩，情绪便像潮水，那份心底的遗憾漫出寂静的夜晚，常常淹没了我。

读书的时光，曾是我人生中最明亮的日子。小学五年，我不是班长就是课代表，学业轻松，老师怜惜，连走路都带着几分意气风发。初中时，校长把女儿安排和我同桌——他大概是信了“近朱者赤”的道理。我耐着性子给同桌讲题，可直到她进了普通技校，我才明白，学习这件事，除了天赋，更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发的努力。

中考结束，我考进了本县一中的重点班。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，看着周围五十多双求知的眼，第一次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。

开学第一天，我就攥紧了拳头，誓要拼尽全力。可我还是低估了学习的困难，尤其是立体几何，老师在黑板上画着棱锥、圆柱，我的脑子却像灌了糨糊，怎么也想不通平面与立体的关联。每次讲到立体几何，我就盯着教室角落的三面墙发呆，试图从中找到立体的线索。课下反复琢磨，可考试成绩依旧惨不忍睹。我像被“立体”二字按在地上摩擦，渐渐没了心气。

学习的挫败感还没消散，贫寒的家境又给了我狠狠一击。班里同学买零食、买文具都大大方方，而我攥着从母亲手里讨来的几块钱，恨不得掰成八瓣花，连女生必需的用品都舍不得买。

贫穷，让我在人前抬不起头，感觉连最基本的体面都难以维持。当犹豫好几天不敢开口问母亲要钱的时候，退学的念头就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。

我像个逃兵，在晚自习后找到班主任韩老师，嗫嚅着说出退学的想法。韩老师的眼睛瞬间瞪大，满脸不可思议：“什么？你要退学？”听完我的理由，她语气严肃却带着心疼：“你这个小姑娘，能考进重点班多不容易！眼前的困难都是暂时的，坚持读完，前途无量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放弃？”她苦口婆心地劝了我很久，可我退学的念头并没消退，只想逃离学校。

周日回家，我背着书包，心事重重地站在院子里。母亲正坐在小板凳上扒玉米皮，我低声说出退学的想法，她头也没抬，只甩过来一句：“你不念书，以后别埋怨我们！”说完，便继续忙手里的活。

那一刻，我站在原地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多渴望她能说一句鼓励的话，哪怕只是轻轻拍拍我的肩。可没有，粗糙的生活磨钝了母亲的感知，在她心里，一家人吃饱饭才是头等大事，女孩子终究是要嫁人的，念不念书，似乎没那么重要。

周一回到学校，我又一次找到韩老师。她叹了口气，语气里满是无奈：“家里穷只是暂时的，正因为穷，才更要好好念书，才能改变命运啊。”第二天，韩老师骑着自行车回到她们村，那也是小姑姑所

在的村庄。她特意去找小姑，想让她帮我劝劝父母，打消我退学的念头。可小姑要么是忙，要么也觉得女孩子念书没那么重要，终究没回娘家。

当我再次找到韩老师时，她无奈地说：“退学这事我说了不算，你得去找校长批准。”一意孤行的我，径直走进校长办公室。韩老师也在，她看着我萎靡不振的样子，轻声说：“要不先开个休学证明吧，回家休养一段时间，想通了再回来。”可那一刻，我被魔鬼控制了心智，固执地坚持要开退学证。韩老师一脸失望地陪我走出校长室，一路走一路叮嘱，最后她说：“延平，你回家好好想想，如果还想读书，一定要回来找我。”

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挂满了网兜和行李，因为个子矮，我没法骑车，只能推着它落寞地走在路上。秋风卷着玉米叶，呼啦啦地响，像在嘲笑我的狼狈；车把上的餐具叮当作响，刺耳得让我想把它们全都摔在路边。

回到家，我一头栽在小炕上，母亲喊我吃饭，我懒得理会，心里甚至生出几分恨意，恨她不懂我的委屈。

我昏昏沉沉地躺了几天，偶尔从炕头的书堆里抽一本书翻几页，或是看看笔记。想起小学和初中的风光，想起自己一个重点高中生竟落得退学的下场，一切像一场荒唐的梦。

母亲看我整天躺着不干活，不吃饭，渐渐没了耐心，斥责道：“学都不上了，还看那些书有什么用？”她哪里懂，那几天我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翻江倒海？我想起韩老师在走廊里对我说的话，想起她失望的眼神。她站在讲台上，看着我空荡荡的座位，一定比我还难过吧。

我狠狠心，把书本全都卖了，想和过去做个彻底的了断。那个秋天，地里的玉米长得齐整，花生饱满，一片丰收的景象。可我的人生，却像被抽走了脊梁。我跟着父母上山干活，浑身脏兮兮的，被穷怕了、饿怕了的父母只知道埋头干活，从不会去想一个孩子的心里藏着什么。

就这样，我在人生的重要路口，因为一时冲动，走了一条再也回不了头的岔路。后来的多少年里，当生活无数次将我捶打得遍体鳞伤，我总会想起韩老师说的那些话，句句都像刻在心里。那时的她，一定是恨铁不成钢的吧？面对一个执意要撞南墙的孩子，劝也劝不听，拦也拦不住，该有多无奈？真的，一个真想撞南墙的人，从来不是被劝醒的，而是被痛醒的。

时隔多年，我想郑重地对韩老师说：“老师，对不起。当初我没听您的话，如今醒悟却已无法挽回。”更想对老师说：“老师，谢谢您！尽管您没能阻止我撞向南墙，但我知道，您已拼尽全力挽留过我。这一点，足够我用一生去铭记、去感恩。”

人生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只是有些路，走错了就再难回头。如今，那个退学的少女已经年过半百，她想对所有的孩子说：读书的苦是暂时的，它是改变人生的基石，一定要珍惜关心你的师长，珍惜你一旦失去永远不会重来的年少读书时光。

乡村记忆

烔菜

叶展韵

以前农村在大集体的时候，人们吃菜一般是烔菜吃。家家户户都会去供销社买个砂碗，把菜切碎放进碗里，加油盐放锅里烔熟。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地夹着菜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生产队给每家每户都分有一个小菜园，烔的菜也都是时令菜。一年四季，菜园里下来了什么菜就烔什么菜吃。春天开始的时候是烔冬天储藏的大白菜、萝卜，偶尔也会上山挖点荠菜烔着吃，等到红根菠菜长大了开始烔红根菠菜。夏天菜的花样就多了，韭菜、大葱、茼蒿、土豆、茄子、芸豆、羊肠豆角，都可以烔着吃。秋天虽说是收获的季节，但是菜的花样并不多，可以烔菜吃的也就是茄子和眉豆（也叫扁豆）。冬天则好说，大白菜、萝卜当家。四季中，烔菜离不开咸菜，也就是腌的萝卜。萝卜产量高，特别是一种外号叫“瞎八斤”的萝卜，一个能长七八斤。用老百姓的话说是“瞎长”，所以起外号“瞎八斤”，一亩地能收七八千斤。生产队一分萝卜，家家户户都会腌一缸，萝卜腌好了，切片或切丝晒干，烔熟了暗红色。

村里有个供销社，一年到头卖虾酱，虾酱全是咸盐腌，买回去既省了买盐的钱，又能尝到虾的味道。把虾酱买回家放在小泥坛里，盖着盖子，时间久了也不会坏。烔虾酱的时候，先切一大砂碗大白菜或萝卜条，用筷子在小泥坛里撒一点虾酱放进去，菜熟了满碗的菜都是虾酱的味道，很鲜美。有时把面粉在大砂碗里加水，和成糊，烔熟了也很好吃。家庭生活条件好的烔虾酱，在虾酱里打上鸡蛋或鸭蛋搅拌均匀，烔熟了不仅味道鲜美，而且更有营养。

小学五年级，我去后野联中读书，有一天傍晚放学回家，看到锅台上有一碗虾酱，便拿起一块冷玉米饼子蘸着吃了起来。待我吃饱去写作业时，母亲拿烧草回家，看着虾酱像少了，冷玉米饼子也少了，对我说：“虾酱是生的，还没有烧火烔熟，你怎么就吃了呢？”后来，我在栖霞十中住校时，母亲经常用玻璃瓶子装满烔好的虾酱托人捎给我。

烔咸鲅鱼片也是记忆深处的一道美味。夏天时候菜园里的茄子大丰收，这一喷儿（方言，茬的意思）还没有吃完，那一喷儿就下来了，而且个个长得体大丰盈，紫色红润。买一

条咸鲅鱼片，在菜板上用刀剁开，分三次和着茄子烔。乡里有“刀鱼头，鲅鱼尾”的说法，形容刀鱼头和鲅鱼尾的味道鲜美，但对于咸鲅鱼片来说，不论是头还是尾，全身都是鲜美的。茄子配咸鲅鱼片，最能勾出那个鲜美味道。烔熟的菜里，吃着茄子也都是鲅鱼的味道，鲅鱼的味道已经完全融入茄子了，也完全掩盖了茄子的味道。我吃烔菜，觉得没有什么能超过茄子配咸鲅鱼片这道菜了。

烔菜也能看出一个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。夏收秋收农忙季节，社员都是送饭吃。早饭、午饭的时候，生产队长派人回村里家家户户收饭，两个大簋子盛着，用扁担挑到田间地头，大伙儿围坐在一起吃，家庭条件好的有烔小鱼干。小鱼干是由小黄花鱼腌制晒干而成的，供销社有时卖一毛钱一斤，有时是一毛二分钱一斤。小鱼干烔熟了散发着诱人的香味，咬一口玉米饼子，再咬一口小鱼干，香味十足。还有的人家在烔的韭菜里、大葱里打上一个鸭蛋或鸡蛋，这也是“优等户”才能吃得起，大部分家庭是吃不上小鱼干和鸭蛋鸡蛋的。

烔菜吃也是为了节省花生油。那时物资贫乏，家家户户都要精打细算，这一年的花生油要和下一年的衔接起来，不能寅吃卯粮。秋收结束后，各个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，按照人口分带壳的花生换油吃。我们村的地比较多，花生的产量高，一般人均能分十二三斤。有的村地少，人均只能分十斤。一斤带壳的花生能出七两花生米。人们拿着花生米去村里的油坊换油。花生米饱满的，一斤能换四两两的，瘪的花生米最多换四两。那时一般都是大家伙，一户五六口、七八口很平常。一户人家，一年也就能够换十几斤花生油。一大砂碗菜，加一点儿花生油，出锅了就会看到油花在碗里漂浮游荡。村里有一户叔伯婶子过日子特别节俭，人说即便是砂粒石也能挤出二两油来。他家在烔菜加花生油的时候，不是用小勺舀，而是用筷子蜻蜓点水一样蘸一下花生油，然后在菜碗里一点，就算是加了油了。到了年尾，把剩下的花生油一上秤，一年吃了还不到半斤花生油。

烔菜，是那个年代乡村一年四季平凡而又简单的烹饪方式，温暖着那些贫乏的岁月。